



戰國策第一

西周

考王封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實西周之始。時則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猶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別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諡惠。時則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雖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至顯王二年，趙韓分周為二。二周公治之。於是王直寄焉而已矣。鮑氏攷之不確。即以西周為王，故此係以安王赧王而東周係以惠公。彼西周桓威惠武等公，著在史冊，獨不見乎。安王實居東周，可係之西周乎。

安王

嚴氏為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

周之無王久矣
此東西周君耳
非周王也周王
以已寄食于東
西周矣

是短文字然非有意為簡亦只是意盡言止

一本客謂周君曰正語之

亦是辭命但小變左氏法然意態猶彷彿似之

甚簡有簡法然不是鍊之使簡只是取緊要意書之餘悉棄去亦不緣飾觀帖却正以此見

左成之策一舉而為前收智于楚為楚市恩于周又為楚相去二健

不曰某人謂亦不作或謂陡作謂某人起固自奇惟國策有此法總亦是或謂意

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殺人不以道曰賊嚴遂殺韓相傀是也豎小使韓策陽豎道周出亡過周也

赧王

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鼻而為之請太子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

也。不如謂周君曰就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公若欲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廡。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為太子。

適猶定也。封封之以為之資。咎周君別子。請請於周。使立為太子也。為猶助也。御楚相之御。展姓也。類似也。言楚王之意。似欲使二子助太子也。健士二語。亦左成喻翦之言。健猶悍也。言二士居中用事。以其悍故。相國不之便。使之出而使周。相國必從也。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齊。周最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以賂進周。最於周。左尚謂司馬悍曰。周

最史作聚索隱
云最古聚字說
文同趙策類最
史亦作類聚
悍令一作悍請
令

此即前章小
變想各人所
記不同

勁隋之甚句
句精彩雖短
篇卓為妙品

謂元作為策謂
為通借

二句絕隋絕
濃有色作偶
語充有態

還作折斷解
方隋快若以
齋價為折則
淡弱之味矣
必無獨知作
一向讀最是
然不獨謂劍
蓋訓其子凡
事皆然

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
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
此得事

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也齋持以遺之最周
之庶子進猶薦也以此得事云者以教悍得齊
王意故得事於王也王士崧曰左尚
左成司馬悍司馬翦疑即一事一人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
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
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
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君

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
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於
齊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
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臣恐向三轉君為二句批
直此紆直相間之法

齊王善最以賂進之最時故讓立而周以最不
肯立告齊太公田和也折折劍高注未盡本價
折其錢而不賣必無獨知欲使眾識其良也高
注必無句無以告人也獨知句自知其良也契
約也一書兩札同而別之果亦周子讓飾說也
嫁猶賣也言欺齊也多詐謂心欲之而言不肯
也信貨可信之貨非獨知也愛猶吝
也使天下見之而信最之當立也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

平順

漢志由作猶游騰對楚雖則權辭實為防禦之策衛疾實因何其婉而切也

惑之一作戒之以二國為戒也一本因之下無也字

前面語俱單薄得此長兵強弩二句便增色

有骨無肉骨亦不甚奇

篇法稍具徵甲與粟於周凡五出而不厭

仲元作中中古仲字者謂古文從省是原不必改

攻之一本收之

楚病告楚病翻得圖

與元作及

戰國策

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求公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悅

疾秦惠王弟居渭南陰鄉樗里號樗里子百人為卒公由夷國大鐘而載以廣車欲開道也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

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疲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向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

戰國策

西周

四

語甚辯

即用前句更不別變法所謂其文直

文勢勁甚此機軸則與左傳國語全別

為強稍而強一本而取宛葉以址以強韓魏

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折猶屈也。入猶歸也。節符信。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周官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達。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韓慶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為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

不字補。不字必不可。而元作也。也字亦無礙。然而字固動。轉下有。攻元作破。破字自可通。不必改。只數語括幾許利害。

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陰合為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王出。楚王以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攻。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

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

藉猶借也。更猶迭也。有時言不可常也。張去音大之也。

三國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到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三國不攻秦而解故秦德之秦德之故和而不利於楚宋邑落日聚如愚狐聚陽人聚之類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

聽元作德德字可通到一本作利

餘下曾本有為同字

以不鍊為鍊以不整齊為整齊此文機

創自戰國今時最尚之

策周也則昌為使楚因趙以止易成非兩國之利也不以楚則韓魏不憚不因趙則易成一本因趙以止易也

正諸本犀作犀當

戰秦魏而生枚其敵非直為周實為趙

二周多於二縣尤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

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按東策周最再說金投秦策藍田陘山三章所言則上黨亦屬魏故言兩此即韓所得也。因趙言楚以趙兵止二國之相易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

講讀曰講史漢
講讀兩字常雜

甚勁有態

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
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
與魏講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
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
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
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趙魏隣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故曰上計持猶
保也恐重傷敗必不攻魏也講和解也却退也
凡言重皆制人而
不制於人者也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

文勢流動而
險峭不乏

形外形即外
貌也

私元作利

辭之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綦母恢謂周君曰
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
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
患也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而王無之
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
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奈何
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
許戍三萬人與溫囿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
而私溫囿以為樂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

美帳妙

三金字收句
是質然却有
態

計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圍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
金是上黨無患而羸四十金魏王因使孟卯致溫
圍於周君而許之戍

無之扞無為周扞者兩上黨絕言趙韓援魏之
路絕也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則魏
又當禦其攻而上黨必絕下文上黨無患言得
併力於此也形猶勢也小利蓋指溫圍國小多
憂其勢宜不得游觀事秦則有
秦助而無國患乃得游觀也

犀武敗周使周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
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
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

左右固利戰
國為說者多
此法

且一作是

元作成事
者字補

此改補字俱

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
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
於秦是公之事成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且誅
矣

周足周之相也秦重秦之所重欲敗其使事代
足相周此二國所以必惡也免免已之相以順
欲相者君重秦以
下或人復與足言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
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
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

攻工字通借

態狀絕妙

陡出奇

陸深曰善射不然之辭

支左屈右亦

鈎元作拘拘有鈎音古或通

濃慶全在弓撥矢鈎四字

前喻已盡此處不無太衍

武安杜郵之禍蓋基之於善息

戰國策

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鈎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梁魏都支如支撐之支取其直也。陳音論射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右手發機左手不知正射之道也。撥弓反也。鈎矢鋒屈也。

伍元作吾

君元作軍

意語俱險絕

器必名曰謀楚

一本作器必多且歸楚注其款識云然作其必載以歸

子元作秦

楚兵在山南伍得將為楚王屬怨於周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伍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王必求之而伍得無効也。王必罪之。

屬連也。猶結也。名即銘。謂周君凡事伍得之器必銘以謀楚。如器之款識云。効猶致也。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謂

戰國策 西周

反意收妙

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還是道不是

除治也。治道迎楚師也。惡之惡楚也。弗惡弗惡楚也。與與之道。一曰謂鼎也。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其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謂上恐有或字
原姚本作應史
同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為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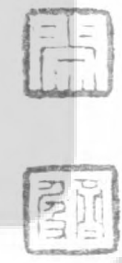
最時從周君養地供養之地。湯沐邑也。有猶得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向變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宛故申伯國。亡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伋遇五父裁注



戰國策第二

東周

惠公

有色態然稍覺漫而未淨

為一作於

畫字劉曾集作畫

戰國常語一本齊王天下有悅字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

少一作沙
暉臺少海
庭於事情無
當今人必不
用然著色處
正在此

一本醢壺此文
殺次

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
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
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
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
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
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
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
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
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醢醬

以元作已

戰國之時臣何
巧君何愚

醢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
馬逝、灘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
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
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
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
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
以待命、齊王乃止、

內自盡盡其心思也。或作內自盡計句。謂盡心
計畫。徑步道也。猶言假塗。楚非適齊之塗。既不
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曉也。壺。昆吾
圓器。醢。甌也。灘。滲流貌。被具。士卒所服用之具。

一本題累

洪氏邁云。策首載此以爲奇謀。此特兒童之見爾。疑必無是事。而好事者飾之。

秦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

宜陽韓邑也。周昌爲謀之，刺屠也。宜陽舉而周隨之矣。背字亦未妥。須作待秦拔宜陽方暢。

亦是兩罔利法。

秦韓相拒，權在景翠。有秦私，故宜陽可拔。周累之辭，蓋以利害動之，而堅其救韓之心也。

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効煮棗。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宜陽，韓邑。東南北三面峭絕，天險。澠池，二殺。皆在境內。蓋控扼之地。楚與韓鄰，而與秦相圖。故臨山而救之，羈旅寓也。周公旦言且相秦也。削迹，言不得留也。右言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而此言不如背秦援宜陽者。疑翠時蓋援宜陽而有秦私。故云：秦策馮章許楚漢中。楚懼而不進，所謂有秦私也。按此上下意殊不類。恐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或當作拔。勸之避秦兵，待秦旣拔，然後進兵乘其敝。當秦懼之，韓德之，而交得賂以爲利。下文秦拔

宜陽。景翠果進兵。果字可見。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

勁快

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已。故云持二端。趣疾也。

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快

有望於上則仰仰疑向反

但以昔證今止之得宜

正論

厲馬減於點二反韓史疑即厭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韓策楚昭獻相韓往與獻會也陳向葉皆仕周而位在相下者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厲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

告秦妙

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絕橫度也塞障也為垣壘以遮止鄰國往來發重使使周發使秦楚相圖之國也周使使楚故秦疑其圖已不伐不受秦伐也

楚攻雍氏周穰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

亦自快然

秦一作子

劉辰翁云吏作更平聲

簡妙

此等文機真矯健之甚如

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糗食米也。詩傳。糧也。音張。時秦救韓。周以米餉之。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

於魏趙故必怒合於齊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

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王周君也。怒蘇子怒最。稱故者特為之。合於齊也者。怒最而反其所合也。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世也。與黨與也。最欲合魏趙。而蘇秦欲合齊。厲為最。故言若不廢最之事。則君合齊。而最合魏趙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

走盤之珠不可捉摸

一本則賣趙宋

則賣上以常調論當有不然字今不用而則字徑下絕勁峭

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應趙宋絕。三國韓魏齊也。魏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函谷。蓋此時秦欲敗之。反為所敗也。東方即三國也。與宋敗三國。應秦也。賣宋於三國。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宋。不應秦。則應三國。相賣之賣。猶欺也。兼相使韓魏皆相之。視示同。二國同相最。可見交之固。

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

元作之急改本
作急之
齊句是

生隋可喜

趙之合也必陰勁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
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
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矣

難畏阻意勁勁趙以兵使之強趙不敢戰難先
戰也違其勁之之意故恐秦不已收也勁趙謂
之陰勁則齊固秦所欲合也故云爭齊爭合於
齊也無人焉無主其事於齊者最時在魏欲之
齊故此士為之言使得去也而以至伐齊句因
猶依也言今不合與收齊而以秦兵之急則伐
齊是無可因之事矣下
章秦欲合魏伐齊可見

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
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修

產字疑舛

簡與妙

而如通

天下不能傷
齊而有變是
一句變是合
於齊蓋於是
方擬伐齊也
王遂伐之正
是伐齊觀遂
字可見總兩
岐觀望天下
歸齊則救之
背齊則伐之
耳

虛信為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產以忿強
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
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為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
秦為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為臣賜
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薛公田文也故上疑有脫字蓋言文猶背齊以
起下文此田文相魏時也下文謂魏王薛公可
見茂美盛也明猶示也據仗持也猶言為之此
言最在魏示朝臣以為齊王不欺之此所謂茂
行產猶生也魏欲伐齊已獨不與猶生此節目
也違秦不伐齊則秦忿按魏策周最入齊秦王
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
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

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最入齊，則正與此章相首尾。所謂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語又與此合。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者，最自許其足以全齊。有變，謂秦伐齊，齊急則請魏之救。無變，謂秦不能伐，則王遂伐之。此厚齊之說也。且秦為齊奴以下，以為魏言之。為齊奴，為齊奴隸也。交指秦也。累連及也。不可以最故，使魏惡於秦王，使最得入齊，為賜厚矣。最入齊，則秦無疑於魏。是魏不為秦所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為祟，趙乃還之。

一斤為一金。正義云：秦以一鎰為一金。孟康云：二十四兩。國語注同。趙岐云：二十兩。高注同。譴也。諛問也。

文縱逸而失之輕

妙論

其為大人未可知也。不必且趨辭而鍊句特精。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不必猶不可知也。言不終窮。或且為大人者。蓋指翠也。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隘。謂隔絕之。策隘扼字通。此當乙革反。聽。偵候之。東三國也。處其所為也。重周以取秦也者。秦重相則周重矣。有謂收已也。取謂得於彼也。齊為重國。故能收有周。而周已取之矣。今復取秦。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凡輕重字。自然重者。上聲。重之者。去聲。此章輕重齊重重國之重。上聲。

請為之為一作謂

向亦生悄然覺太省非正法

宮元作昌此書作宮不一
雖元作且者也猶趙作肖齊作
凡人名所傳或不同戰國人名尤多非的正不必改
毛詩且元有
疽音後項羽將亦有龍且
義正與睢同不必改

餘去

聲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睢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以罪去國曰亡。候。偵候之吏。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昭翦曰。

何也下曰字補
正曰古書多如
此不必補
嘗當作常古通
以惡二字元作
西周二字

何也曰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
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也昭翦曰
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
和東周

宣言東周謂西周必害翦而詐言東周害之王
楚王也吾又恐以下翦自計也謂東周賊翦却
宣言翦輕西周而西
周賊之以惡於楚也

慮元作慮

周最謂呂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
子以齊事秦必無慮矣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是
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齊秦合則

子常重矣

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九年復
歸秦其相齊在薛公歸薛後見孟嘗傳禮令秦
攻齊齊欲免攻故可使之相
也以其之與齊俱事秦也

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
禮者欲取秦也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齊秦必輕
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
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
必走齊王誰與為其國

祝弗一本况弗
史作親弗
也秦二字補一
本欲取秦齊秦
合
史以和秦魏
亦嫌太生隋
率史作變
史齊無秦則天
下集齊親弗必
走此果字當從
史作集

取秦猶得秦也秦齊合上章所謂以齊事秦也
注據補也秦二字然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耳

上章齊合亦然。有齊秦言二子重於齊秦。必輕文矣。鮑吳俱以有齊絕句。於上下義悖。趨即趣促也。謂不如急北方之兵。從趙之應。秦魏而相與以攻齊也。後行後舉也。齊初逐最。欲取秦合也。今攻齊收最用之。可圖後舉。反齊王之信者。齊王始信弗禮事秦。今急兵趨趙。和秦魏收周最。則王不信弗禮而信文矣。率猶從。謂從齊也。史作變。索隱云。齊秦合則弗禮用。用則輕孟嘗。所謂變也。二說皆通。果猶決也。史作集。言天下之兵集於齊也。誰與為其國。言必重文矣。走去音。此章參諸史。可以互正。

深取之深恐因下文衍
呂禮秦七將也齊相之故秦之怨齊為深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秦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

大秦之秦補要會其意

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下得天下則亦不能存齊故云伐齊深也趙恐伐恐秦伐之急兵趙急兵攻齊也以趙攻以趙攻齊也之齊伐趙之之猶趨也以趙攻齊則得齊趨齊伐趙則得趙故其理同也處猶據秦不據齊趙理同而獨不據齊齊無兵而趙已出兵故也即天下之理理在受兵於趙也高云以上多不可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已也因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

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

錯落

一本民下無也字

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強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

史書東周畧甚豈惠公後有此君耶不然則惠公別稱也閔閔之心亦不悅也子罕見左傳子罕親執朴以行築者是也閭里中門也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管仲蓋娶三女而各治三女

一本卷下無人字

之家也遂不免宰相倉也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辯而裁

肆筆出却是奇閉

虛墟同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

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徐為之東則有合矣

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齊與天下合而謀已也難子不敢違投也秦既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耳長子屬上黨並韓地二國有秦兵故趙得取其邊地也收寶於秦佐秦故也魏因以困韓魏唇齒之國故也為猶謀也東謂齊也合齊合趙也始趙與齊隙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懼而合其實最時相齊慮有趙患故為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止秦之有

令疑作合

止一作土

覆元作復

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覆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負猶失也其失在此也一曰負恃也戰勝勝齊也封謂疆理之使無割地於天下也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多割則必戰此秦弱齊之計不勝不勝齊也傷趙傷也時趙令秦與齊戰戰不勝則秦必咎趙能無傷乎秦之所難者齊也已收齊則韓魏不守也何計之道言計之失道也此策乃最為齊使趙拒秦

石一作右石行秦官也

石行秦謂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為君爭於秦

石行秦周人。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五年衛
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為之
此蓋起也。備謹待之也。秦欲卑周爭
者爭此也。既謹待之。則爭必得矣。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伋遇五父裁注

